

29500

國體變更之際。地方稍有不靖。彼乃藉詞干涉。別有所挾。以兵力臨我。人心向背。正未可知。公等當此。將何以爲計乎。七不可也。以上數端。皆實行後必不可免之事實。至貴會宣言。但研究國體之何宜。不討論主名之何屬。蓋本意在求繼承之際。七豔不驚。而不知學說之禍人。有時竟甚於洪水。前清末葉。妄人盛倡種族革命之說。竟至風靡天下。迨辛亥武昌發難。並無何等成算。何等實力。而天下遽土崩瓦解。則種族之見。革命之說。中於人心者深也。及民國政府成立。革命已告成功。而藉以作亂者。猶屢仆屢起。蹈死不悔。流毒餘焰。至今未息。此說之陷人於死者。不可更僕數矣。今國基甫定。人心粗安。而公等於民主政體之下。忽倡君主立憲之異議。今大總統又有予決不爲皇帝之表示。綱常之舊說已淪。天澤之正名未定。使斯議漸漬於人心。不獨宗社黨徒。倖心復熾。將不逞之徒。人咸存一有天命任自爲之見。試問章澤奸宄。保無有妄稱符命。惑衆滋亂者乎。專閫將帥。保無有沈吟觀望。待時而動者乎。召亂速禍。誰爲厲階。心所謂危。不敢不告。不佞之愚。以爲新約法創大總統開明專制之特例。治今中國。最爲適當。民國憲法。謂宜一踵前規。無所更易。若公等必謂君主世及。可免非分之覬覦。競爭之劇烈。則請取千寶晉史論及六朝五代之歷史。博觀而詳究之。憂危之言。不知所擇。幸垂諒焉。

◎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

梁啓超

秋霖腹疾。一臥兼旬。感事懷人。百念灰盡。而戶以外甚囂

塵上。厖然以國體問題聞。以厭作政談如鄙人者。豈必更有所論列。雖然。獨於茲事。有所不容已於言也。乃作斯篇。

吾當下筆之先。有二義當爲讀者告。其一。當知鄙人原非如新進耳食家之心醉共和。故於共和國體。非有所偏愛。而於其他國體。非有所偏惡。鄙人十年來夙所持論。可取之以與今日所論相對勘也。其二。當知鄙人又非如老輩墨守家之斷斷爭朝代。首陽蕨薇。魯連東海。此個人各因其地位而謀所以自處之道則有然。若放眼以觀國家尊榮危亡之所由。則一姓之興替。豈有所擇。先辨此二義。以讀吾文。庶可以無蔽而遷於正鵠也。

吾自昔常標一義以告於衆。謂吾儕立憲黨之政論家。只問政體。不問國體。驟聞者。或以此爲取巧之言。不知此乃政論家當恪守之原則。無可踰越也。蓋國體之爲物。既非政論家之所當問。尤非政論家之所能問。何以言乎不當問。當國體彷彿歧路之時。政治之一大部分。恆呈中止之狀態。殆無復政象之可言。而政論更安所麗。苟政論家而牽惹國體問題。故導之以入彷徨歧路。則是先自壞其立足之基礎。譬之欲陟而捐其階。欲渡而舍其舟也。故曰不當問也。何以言乎不能問。凡國體之由甲種而變爲乙種。或由乙種而復變爲甲種。其驅運而旋轉之者。恆存夫政治以外之勢力。其時機未至耶。絕非緣政論家之贊成。所能促進。其時機已至耶。又絕非緣政論家之反對。所能制止。以政論家而容喙於國體問題。實不自量之甚也。故曰不能問也。豈惟政論家爲然。卽實行之政治家。亦當有然。常在現行國體

基礎之上。而謀政體政象之改進。此即政治家唯一之天職也。

苟於此範圍外越雷池一步。則是革命家或陰謀家之所爲。非堂堂正正之政治家所當有之事也。其消極的嚴守之範圍。則既若是矣。其積極的進取之範圍。則亦有焉。在甲種國體之下。爲政治活動。在乙種反對國體之下。仍爲同樣之政治活動。此不足成爲政治家之節操問題。惟犧牲其平日政治上之主張。以售易一時政治上之地位。斯則成爲政治家節操問題耳。是故不問國體只問政體之一大義。貫徹上徹下。而政治家所最宜服膺也。

夫國體本無絕對之美。而惟以已成之事實。爲其成立存在之根原。欲憑學理爲主奴。而施人爲的取舍於其間。寧非天下絕癡妄之事。僅癡妄猶未足爲深病也。惟於國體挾一愛憎之見。而以人爲的造成事實。以求與其愛憎相應。則禍害之中於國家。將無已時。故鄙人生平持論。無論何種國體。皆非所反對。惟

在現行國體之下。而思以論鼓吹他種國體。則無論何時。皆反對之。昔吾對於在君主國體之下。而鼓吹共和者。嘗施反對矣。吾前後關於此事之辨論。殆不下二十萬言。直至辛亥革命既起。吾於其年九月。猶著一小冊。題曰新中國。且設問題。爲最後維持舊國體之商榷。吾果何愛於其時之皇室者。彼皇室之侮辱我。豈猶未極。苟微革命。吾至今猶爲海外之僂民耳。復次。

當時皇室政治。種種予人以絕望。吾非童孩。吾非豐贖。何至漫無感覺。顧乃冒天下之大不韙。思爲勾垂絕之命。豈有他哉。以爲若在當時現行國體之下。而國民合策羣力以圖政治之改革。

則希望之遂。或尙有其期。舊國體一經破壞。而新國體未爲人民所安習。則當驟然蛻變之數年間。危險苦痛。將不可思議。不幸則亡國恆於斯。卽幸而不亡。而緣此沮政治改革之進行。則國家所蒙失損。已何由可贖。嗚呼。前事豈復忍道。吾請國中有心人。試取甲辰乙巳兩年新民叢報之拙著。一覆觀之。凡辛亥迄今數年間。全國民所受苦痛。何一不經吾當時層層道破。其惡現象循環迭生之程序。豈有一焉能出吾當時預言之外。然而大聲疾呼。垂涕婉勸。遂終無福命以荷國民之嘉納。而變更國體所得之結果。今則既若是矣。

今喘息未定。而第二次變更國體之議又復起。此議起因之真相何在。吾未敢深知。就表面觀之。乃起於美國博士古德諾氏一席之談話。古氏曾否有此種主張。其主張之意何在。亦非吾所敢深知。(古氏與某英文報記者言。則謂并未嘗有所主張云)願吾竊有感者。古氏論中各要點。若對於共和君主之得失。爲抽象的比較。若論國體。須與國情相適。若歷舉中美南美墨西哥之覆轍。凡此諸義。本極普通。非有甚深微妙。何以國中政客如林。學士如鯽。數年之間。並此淺近之理論事實而無所覺識。而至今乃忽借一外國人之口以爲重。吾實惑之。若曰此義非外國博士不能發明耶。則其他勿論。卽如鄙人者。雖學識謙陋。不逮古博士萬一。然博士今茲之大著。直可謂無意中與我十年舊論。同其牙慧。特其透關精悍。尙不及我十分之一百分之一耳。此非吾妄自夸誕。坊間所行『新民叢報』『飲冰室文集』立

29502 憲論與革命論之激戰與新中國建設問題等。不下百數十萬本。可覆按也。獨惜吾睛不藍。吾髯不赤。故吾之論。宜不爲國人所傾聽耳。夫孰謂共和利害之不宜商權。然商權自有其時。當辛亥革命初起。其最宜商權之時也。過此以往。則殆非復可以商權之時也。(湖口亂事繼起、正式大總統未就任、列國未承認共和時、或尚有商權之餘地、然亦僅矣)當彼之時。公等皆安在。當彼之時。世界學者。比較國體得失之理論。豈無一著述。足供參考。當彼之時。美墨各國。豈皆太平宴樂。絕無慘狀呈現。以資龜鑑。當彼之時。迂拙愚癡如鄙人者。以羈泊海外之身。

憂共和之不適。著論騰書。淚枯血盡。(吾生平書札不存稿、今無取證、當時要人、誰得吾書者、當自知之、吾當時有詩云、報楚志易得、存吳計恐疏、又云、茲括安可觸、弛恐難復張、又云、讓皇居其所、古訓聊可式、自餘則有數論寄登羣報也)而識時務之俊傑。方日日以促進共和爲事。謂共和爲萬國治安之極軌。謂共和爲中國歷史所固有也。嗚呼。天下重器也。可靜而不可動也。豈其可以翻覆嘗試。廢置如奕棋。謂吾姑且自理焉。而預計所以自措之也。譬諸男女婚媾。相攸伊始。宜慎之又慎。萬不可孟浪。以失身於匪人。倘蹈危機。則家族親知。臨事犯顏以相匡救宜也。當前此饒有審擇餘地之時。漫置不省。相率慫恿以遂苟合。及結褵已歷年所。乃聒於其旁曰。汝之所天。殊不足以仰望而終身也。愛人以德。宜如是耶。夫使共和而誠足以亡國也。則須知當公等興高采烈以提倡共和促進共和之日。卽爲陷

中國於萬劫不復之時。諺有之。既有今日。何必當初。人生幾何。造一次大罪孽。猶以爲未足。忍又從而益之也。夫共和之建。曾幾何時。而謀推翻共和者。乃以共和元勳爲之主動。而其不識時務。猶稍致留戀於共和者。乃在疇昔反對共和之人。天下之怪事。蓋莫過是。天下之可哀。又莫過是也。

今之論者。則曰。與其共和而專制。孰若君主而立憲。夫立憲與非立憲。則政體之名詞也。共和與非共和。則國體之名詞也。吾儕平昔持論。只問政體。不問國體。故以爲政體誠能立憲。則無論國體爲君主爲共和。無一而不可也。政體而非立憲。則無論國體爲君主爲共和。無一而不可也。國體與政體。本截然不相蒙。謂欲變更政體。而必須以變更國體爲手段。天下寧有此理論。果爾。則並世諸立憲國。其國體之紛更。恐將無已矣。而前此論者。謂君主決不能立憲。惟共和始能立憲。(吾前此與革命黨論戰時、彼黨持論如此)今茲論者。又謂共和決不能立憲。惟君主始能立憲。吾誠不知其據何種理論以自完其說也。吾今請先與論者確定立憲之界說。然後徐察其論旨之能否成立。所謂立憲者。豈非必有監督機關與執行機關相對峙。而政權之行使。常蒙若干之限制耶。所謂君主立憲者。豈非以君主無責任爲最大原則。以建設責任內閣爲必要條件耶。認定此簡單之立憲界說。則更須假定一事實以爲論辯之根據。吾欲問論者。以將來理想上之君主爲何人。更質言之。則其人爲今大總統耶。抑於今大總統以外而別熏丹穴以求得之耶。(今大總統不肯帝制

自爲、既屢次爲堅決之宣言、今不過假定以資辨論耳、不敬之罪、吾所甘受也。如曰別求得其人也。則將置今大總統於何地。大總統盡瘁國事既久。苟自爲計者。豈不願速釋此重負。頤養林泉。試問我全國國民。能否容大總統以自逸。然則將使大總統在虛君之下。而組織責任內閣耶。就令大總統以國爲重。肯降心相就。而以全國託命之身。當議會責任之衝。其危險又當何若。是故於今大總統以外別求得君主。而謂君主立憲。即可實現。其說不能成立也。如曰卽戴今大總統爲君主也。微論我大總統先自不肯承認也。就令大總統爲國家百年大計起見。甘自犧牲一切以徇民望。而我國民所要求於大總統者。豈希望其作一無責任之君主。夫無責任之君主。歐美人常比諸受豕之肥膈耳。優美崇高裝飾品耳。以今日中國萬急之時局。是否宜以如此重要之人。投諸如此閑散之地。藉曰今大總統不妨爲無責任之君主也。而責任內閣。能否成立。能否適用。仍是一問題。非謂大總統不能容責任內閣生存於其下也。現在國中。欲求具此才能責望之人。足以代元首負此責者。吾竟苦未之見。蓋今日凡百艱鉅。非我大總統自當其衝。云誰能理。任擇一人而使代之大總統負責。微論其才力不逮也。而威令先自不行。昔之由內閣制而變爲總統制。蓋適應於時勢之要求而起廢之良藥也。今後一兩年間之時勢。豈能有以大異於前。而謂國體一更。政制卽可隨之翻然而改。非英雄欺人之言。卽書生迂闊之論耳。是故假定今大總統肯爲君主。而謂君主立憲卽可實現。其說亦

不能成立也。

然則今之標立憲主義以爲國體論之護符者。除非其於立憲二字。別有解釋。則吾不敢言。夫前清末葉。則固自謂立憲矣。試問論者能承認否。且吾欲問論者。挾何券約。敢保證國體一變之後。而憲政卽可實行而無障。如其不然。則仍是單純之君主論。非君主立憲論也。既非君主立憲。則其爲君主專制。自無待言。不忍於共和之敵。而欲以君主專制代之。謂爲良圖。實所未解。今在共和國體之下。而暫行專制。其中有種種不得已之理由。犯衆謗以行之。尙能爲天下所共諒。今如論者所規畫。欲以立憲政體與君主國體爲交換條件。使其說果行。則當國體改定伊始。勢必且以實行立憲宣示國民。宣示以後。萬一現今所謂種種不得已之理由者。依然存在。爲應彼時時勢之要求起見。又不得不仍行專制。吾恐天下人遂不復爲元首諒矣。夫外蒙立憲之名。而內行非立憲之實。此前清之所以崩頽也。詩曰。殷鑒不遠。在夏后之世。論者其念諸。

且論者如誠以希求立憲爲職志也。則曷爲在共和國體之下。不能遂此希求。而必須紆曲以假塗於君主。吾實惑之。吾以爲中國現在不能立憲之原因。蓋有種種。或緣夫地方之情勢。或緣夫當軸之心理。或緣夫人民之習慣與能力。然此諸原因者。非因行共和而始發生。卽不能謂因非共和而遂消滅。例如上自元首。下及中外大小獨立官署之長官。皆有厭受法律束縛之心。常感自由應付爲便利。此卽憲政一大障礙也。問此於國體之變

29504

不變。有何關係也。例如人民絕無政治興味。絕無政治智識。其道德及能力。皆不能組織真正之政黨。以運用神聖之議會。此又憲政一大障礙也。問此於國體之變不變有何關係也。諸類此者。若令吾悉數之。將累數十事而不能盡。然皆不能以之府罪於共和。甚章章也。而謂共和時代不能得者。一入君主時代。即能得之。又謂君主時代能得者。共和時代決不能得之。以吾之愚。乃百思不得其解。吾以為中國而思實行立憲乎。但求元首能以身作则。視新約法為神聖。率羣僚凜奉之。字字求其實行。而無或思遷於法外。一面設法多予人民以接近政治之機會。而毋或壅其智識。闕其能力。挫其興味。壞其節操。行之數年。效必立見。不此之務。而徒以現行國體為病。此朱子所謂不能使船嫌溪曲者也。

主張變更國體者。最有力之論據。則謂當選舉總統時易生變亂。此誠有然。吾十年來不敢輕於附和共和。則亦以此。論者如欲自伸其現時所主張。以駁詰我。吾勸其不必自行屬稿。不如轉錄吾舊著較為痛快詳盡也。今幸也。茲事既已得有比較的補救良法。蓋新頒之大總統選舉法。事實上已成爲終身總統制。則今大總統健在之日。此種危險問題。自未由發生。所憂者乃在今大總統千秋萬歲後事耳。夫此事則豈復國民所忍言。然人生血肉之軀。卽上壽亦安能免。固無所容其忌諱。今請遂爲毋諱之言。吾以為若天佑中國。今大總統能更爲我國盡瘁至十年以外。而於其間整飭紀綱。培養元氣。固結人心。消除隱患。自

茲以往。君主可也。共和亦可也。若昊天不弔。今大總統創業未半。而遽奪諸國民之手。則中國惟有糜爛而已。雖百變其國體。夫安有幸。是故將來中國亂與不亂。全視乎今大總統之壽命。與其御宇期內之所設施。而國體無論爲君主爲共和。其結果殊無擇也。聞者猶有疑乎。請更窮極事理以質言之。夫君主共和之異。則亦在元首繼承法而已。此種繼承法。雖今元首在世時制定之。然必俟今元首卽世時而始發生効力。至易見也。彼時所發生之効力。能否恰如所期。則其一當視前元首生前之功德威信。能否及於身後。其二當視彼時有無梟雄跋扈之人。其人數之多寡。其所憑藉。是否足以持異議。吾以為立此標準以測將來。無論爲君主爲共和。其結果常同一也。現行大總統選舉法。規定後任大總統應由前任大總統推薦。預書其名。以藏諸石室金匱。使今大總統一面崇闡其功德。而鞏固其威信。令國人心悅誠服。雖百世之後。猶尊重其遺令而不忍悖。一面默察將來易於釀亂之種子在何處。思所以預防維而消弭之。其種子存乎制度上耶。則改其制度。毋使爲野心家之資。其種子存乎人耶。則裁抑其人。導之以正。善位置而全保之。毋使陷於不義。(漢光武宋太祖優待功臣之法)更一面慎擇可以付託大業之人。(依大總統選舉法、無論傳賢傳子、純屬前任大總統之自由也)一試以大任以養其望。假以實力以重其威。金匱中則以其名寔然居首。而隨舉不足重輕之二人以為之副而已。如是則當啓匱投票之時。豈復有絲毫紛爭之餘地。代代總統能如是。雖行

之數百年。不敵可也。而不然者。則區區紙片上之皇室典範。抑何足恃。試歷覽古來帝王家之掌故。其陳尸在堂。稱戈在闕者。又何可勝數。從可知國家安危治亂之所伏。固別有在。而不在憲典形式上之共和君主明矣。論者盛稱墨西哥之五總統爭立。及中美南美葡萄牙之喪亂。以爲共和不如君主之鐵證。推其論指。得毋謂此諸國者。苟變其國體爲君主。而喪亂遂可以免也。吾且詰彼。彼參亞士之統治墨西哥三十年矣。而今歲五月。(月份記不確)始客死於外。使因總統繼承問題而致亂。則亂宜起於今年耳。若謂國體果爲君主。斯可以毋亂。且使參亞士當三十年前。而有如古德諾者以爲之提示。有如籌安會者以爲之鼓吹。而參氏亦憬然從之。以制定其皇室典範。則墨人宜若可以長治久安。與天同壽矣。而豈知荷爾爾者。則彼之皇室典範。未至發生效力時。其太祖高皇帝。先已遜荒於外。其皇室典範。猶廢紙也。夫及身猶不能免於亂。而謂死後特一紙皇室典範。可以已亂。五尺之童。有以知其不然矣。故墨西哥之必亂。無論爲共和爲君主。其結果皆同一也。所以者何。參亞士假共和之名。行專制之實。在職三十年。不務培養國本。惟汲汲爲固位之計。擁兵自衛。以劫持其民。又慮軍隊之驕橫。常挑間之。使互相反目。以遂己之操縱。摧鋤異己。惟力是視。其對於愛國之士。或賄收以變其節。或暗殺以戕其生。又好鋪張門面。用財如泥。外則廣借外債。內則橫征暴斂。以致民窮財盡。無可控訴。吾當十年前。嘗評參氏爲並時無兩之怪傑。

然固已謂彼死之後。洪水必來。墨民將無噍類矣。(此皆吾十年前評參氏之言。嘗見於新民叢報及新大陸游記。非今日於彼敗後而始非譽之也。吾友湯覺頓亦嘗著一文。述參氏之政治罪惡。其言尤爲詳盡。見國風報。湯文出版時。墨亂方始起也。)由參氏之道。以長國家。幸而託於共和之名。猶得竊據三十年。易以君主。恐其亡更早矣。中美南美諸國亦然。歷代總統。頗以武力爲得位之階梯。故武力相尋無已時。共和不適。固不失爲致亂之一原因。若謂此爲唯一之原因。吾有以明其不然矣。若葡萄牙改共和後。不免於亂。斯固然也。然彼非因亂。又何以成共和。前此亂時。其國體非君主耶。謂共和必召亂。而君主即足以致治。天下寧有此論理。波斯非君主國耶。土耳其非君主國耶。俄羅斯非君主國耶。試一翻其近數十年之歷史。不亂者能有幾稔。彼曾無選舉總統之事。而亦如此。則何說也。我國五胡十六國五代十國之時。亦曾無選舉總統之事。而喪亂慘酷。一如墨美。則又何說也。凡立論者。徵引客觀之資料。不能專憑主觀的愛憎以爲去取。果爾者。不能欺人。徒自蔽耳。平心論之。無論何種國體。皆足以致治。皆足以致亂。治亂之大原。什九恆繫於政象。而不繫於國體。而國體與國情不相應。則其導亂之機括。較多且易。此無可爲諱也。故鄙人自始不敢妄倡共和。至今仍不敢迷信共和。與公等有同情也。顧不敢如公等之悍然主張變更國體者。吾數年來懷抱一種不能明言之隱痛深慟。常覺自辛亥壬子之交。鑄此一錯。而中國前途之希望。所

29506

餘已復無幾。蓋既深感共和國體之難以圖存。又深感君主國體之難以規復。是用怵惕彷徨。憂傷焦萃。往往獨居深念。如發狂易。特以舉國八方皆心灰意盡。吾何必更增益此種楚囚之態。故反每作壯語以相煦沫。然吾力已幾於不能自振矣。吾友徐佛蘇。當五六年前。常爲我言謂中國勢不能不革命。革命勢不能不共和。共和勢不能不亡國。吾至今深味其言。欲求所以彼此妖讖者。而殊苦無術也。夫共和國體之難以圖存。公等優能言之矣。吾又謂君主國體之難以規復者。則又何也。蓋君主之爲物。原賴歷史習俗上一種似魔非魔的觀念。以保其尊嚴。此種尊嚴。自能於無形中發生一種効力。直接間接。以鎮福此國。君主之可貴。其必在此。雖然。尊嚴者。不可變者也。一度喪焉。而遂將不復能維持。譬諸范廓土木偶。名之曰神聖。昇諸闕殿。供諸華龕。羣相禮拜。靈應如響。忽有狂生拽倒而踐踏之。投諸溷淪。經旬無朕。雖復昇取以重入殿龕。而其靈則已渺矣。自古君主國體之國。其人民之對于君主。恆視爲一種神聖。於其地位。不敢妄生言思擬議。若經一度共和之後。此種觀念。遂如斷者之不可復續。試觀並世之共和國。其不患苦共和者有幾。而遂無一國焉能有術以脫共和之軌。就中惟法國共和以後。帝政兩見。王政一見。然皆不轉瞬而覆也。則共和復返於君主。其難可想也。我國共和之日。雖曰尙淺乎。然醞釀之則既十餘年。實行之亦既四年。當其醞釀也。革命家醜詆君主。比諸惡魔。務以滅殺人民之信仰。其尊嚴漸褻。然後革命

之乃克集也。而當國體驟變之際。與既變之後。官府之文告。學校之教科。書報之言論。街巷之談說。道及君主。恆必以惡語冠之隨之。蓋尊神而入溷淪之日久矣。今微論規復之不易也。強爲規復。欲求疇昔尊嚴之效。豈可更得。復次。共和後規復君主。以舊王統復活爲勢最順。使前清而非有種族嫌疑。則英之查理第二。法之路易第十八。原未嘗不可出現於我國。然滿洲則非其倫也。若新建之皇統。則非經若干年之艱難締構。功德在民。其克祈永命者希矣。是故吾數年來獨居深念。亦私謂中國若能復返於帝制。庶易以圖存而致強。而欲帝政之出現。惟有二途。其一。則今大總統內治修明之後。百廢具興。家給人足。整軍經武。管胆臥薪。遇有機緣。對外一戰而霸。功德巍巍。億兆敦迫。受茲大寶。傳諸無窮。其二。則經第二次大亂之後。全國鼎沸。羣雄割據。翦滅之餘。乃定於一。夫使出於第二途耶。則吾儕何必作此祝禱。果其有此。中國之民。無子遺矣。而戡定之者。是否爲我族類。益不可知。是等於亡而已。獨至第一途。則今正以大有爲之人。居可有爲之勢。稍假歲月。可冀旋至而立有效。中國前途一線之希望。豈不在是耶。故以謂吾儕國民之在今日。最宜勿生事以重勞總統之慮。俾得專精壹慮。爲國家謀大興革。則吾儕最後最大之目的。庶幾有實現之一日。今年何年耶。今日何日耶。大難甫平。喘息未定。強鄰脅迫。吞聲定盟。水旱癘蝗。災區徧國。嗷鴻在澤。伏莽在林。在昔哲后。正宜撤懸避殿之時。今獨何心。乃有上號勸

進之舉。夫果未熟而摘之。實傷其根。孕未滿而催之。實戕其母。吾疇昔所言中國前途一線之希望。萬一以非時之故。而從茲一蹶。則倡論之人。雖九死何以謝天下。願公等慎思之。

詩曰。民亦勞止。汔可小息。自辛亥八月迄今。未盈四年。忽而滿洲立憲。忽而五族共和。忽而臨時總統。忽而正式總統。忽而制定約法。忽而修改約法。忽而召集國會。忽而解散國會。忽而內閣制。忽而總統制。忽而任期總統。忽而終身總統。忽而以約法暫代憲法。忽而催促制定憲法。大抵一制度之頒。行之平均不盈半年。旋即有反對之新制度起而摧翻之。使全國民。彷徨迷惑。莫知適從。政府威信掃地盡矣。今日對內對外之要圖。其可以論列者不知凡幾。公等欲盡將順匡救之職。何事不足以自効。何苦無風鼓浪。與妖作怪。徒淆民視聽而貽國家以無窮之戚也。

吾言幾盡矣。惟更有一二義。宜爲公等忠告者。公等主張君主國體。其心中之將來君主爲誰氏。不能不求公等質言之。若欲求諸今大總統以外耶。則今大總統朝甫息肩。中國國家。暮即屬續。以公等之明。豈其見不及此。見及此而猶作此陰謀。

寧非有深仇積恨於國家。必絕其命而始快。此四萬萬人所宜共誅也。若即欲求諸今大總統耶。今大總統即位宣誓之語。上以告皇天后土。下則中外含生之儔。實共聞之。年來浮議漸興。而大總統偶有所聞。輒義形於色。謂無論若何敦迫。終不肯以奪志。此凡百僚從容瞻覲者所常習聞。卽鄙人固亦歷歷在耳。

而馮華甫上將。且爲余述其所受語。謂已備數椽之室於英倫。若國民終不見舍。行將以彼土作汝上。由此以談。則今大總統之決心。可共見也。公等豈其漫無所聞。乃無端而議此非常之舉。萬一事機洩迫。致我大總統憤踐其前言。以翔夫寥廓。不知公等何以善其後也。而其不然者。其必公等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。私謂大總統居常所談說。咸非其本意。不過如孔子所云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。吾姑一嘗試焉。而知其必不吾訶也。信如是也。則公等將視我大總統爲何如人。食言而肥。匹夫賤之。設念及此。則侮辱大總統人格之罪。又豈擢髮可數。此亦四萬萬人所宜共誅也。

復次。公等曾否讀約法。曾否讀暫行刑律。曾否讀結社集會法。曾否讀報律。曾否讀一年來大總統關於淆亂國體懲儆之各申令。公等又曾否知爲國民者應有恪遵憲典法令之義務。乃公然在輦轂之下。號召徒衆。煽動革命。(凡謀變更國體。則謂之革命。此政治學之通義。)執法者憚其貴近。莫敢誰何。而公等乃益白晝橫行。無復忌憚。公等所籌將來之治安如何。吾不敢知。而目前之紀綱。則既被公等破壞盡矣。如曰無紀綱而可以爲國也。吾復何言。如其否也。則請公等有以語我來。且吾更有願爲公等進一解者。公等之倡此議。其不願徒託諸空言甚明也。其必且希望所主張者能實見施行。更申言之。則希望其理想之君主國體。一度建設。則其業永固。傳諸無窮也。夫此其業。果遵何道。始能永固以傳諸無窮。其必自國家機關。令

29508

出惟行。朝野上下。守法如命。今當開國承家伊始。而首假途於犯法之舉動以爲資。譬諸欲娶婦者。橫挑人家閨闈以遂苟合。曰但求事成。而節操可勿沾沾也。則其既爲吾婦之後。又有何詞以責其不貞者。今在共和國體之下。而曰可以明目張膽。集會結社。以圖推翻共和。則他日在君主國體之下。又曷爲不可以明目張膽。集會結社。以圖推翻君主。使其時復有其他之博士。提示別種學說。有其他之團體。希圖別種活動。不知何以待之。詩曰。毋教猱升木。如塗塗附。謀人家國而出於此。其不智不亦甚耶。孟子曰。君子創業垂統。爲可繼也。以不可繼者詔示將來。其不祥不亦甚耶。昔子令升作晉紀總論。推原司馬氏喪亂之由。而歎其創基植本。異於三代。陶淵明之詩亦曰。本不植高原。今日復何悔。嗚呼。吾觀於今茲之事。而隱憂乃無極也。

(附言)吾作此文既成。後得所謂籌安會者。寄示楊度氏所著君憲救國論。偶一翻閱。見其中有數語云。『蓋立憲者國家有一定之法制。自元首以及國人。皆不能爲法律外之行動。賢者不能逾法律而爲善。不肖者亦不能逾法律而爲惡。』深歎其於立憲精義。能一語道破。惟吾欲問楊氏所長之籌安會。爲法律內之行動耶。抑法律外之行動耶。楊氏賢者也。或能自信非踰法律以爲惡。然得勿已踰法律以爲善耶。嗚呼。以昌言君憲之人。而行動若此。其所謂君憲者。從可想耳。而君憲之前途。亦從可想耳。

孟子曰。予豈好辯哉。予不得已也。以生平只問政體不問國體如鄙人者。曷爲當前此公等第一次主張變更國體時。而嘵嘵取厭。當今日公等第二次主張變更國體時。而復嘵嘵取厭。夫變更政體。則進化的現象也。而變更國體。則革命的現象也。進化之軌道。恆繼之以進化。而革命之軌道。恆繼之以革命。此徵諸學理有然。徵諸各國前事。亦什九皆然也。是故凡謀國者。必憚言革命。而鄙人則無論何時。皆反對革命。今日反對公等之君主革命論。與前此反對公等之共和革命論。同斯職志也。良以中國今日。當元氣彫敝。汲汲顧影之時。竭力裁之。猶懼不培。并日理之。猶懼不給。豈可復將人才日力。耗諸無用之地。日擾擾於無足重輕之國體。而阻滯政體改革之進行。徒阻滯進行。猶可言也。乃使舉國人心。皇皇其疑駭於此種翻雲覆雨之局。不知何時焉。而始能稅駕。則其無形中之所斲喪所損失。云何能量。詩曰。嗟我兄弟。邦人諸友。莫肯亂念。誰無父母。嗚呼。論者其念之哉。其念之哉。

或曰。革命者。事實之不得已也。天下惟已成之事實。爲不可抗。吾子疇昔抗之不已。以自取僇辱。今何必復爾爾者。惟然。吾固知之。然使吾捐棄吾良心之所主張。吾之受性。實有所不能。明知其無益焉。而不能以自已也。屈原賣志於汨羅。而賈生損年於墮馬。問其何以然。恐非惟不能喻於人。抑亦不自喻也。吾昔曾有詩云。十年以後當思我。舉國猶狂欲語誰。吾生平之言亦多矣。大抵言之經十年之後。未有不係人懷思者。

然非至十年以後。則終無道以得國人之傾聽。其爲吾之不幸耶。其爲國家不幸耶。嗚呼。吾願自今十年之後。國人勿復思吾今日之言。則國家無疆之休焉耳。

創製中國打字機圖說無錫周厚坤著 王汝鼎譯

周君厚坤。齟齬卽肄業

南洋。畢業後入唐山。一

千九百十年。留學美國意

里那大學。習鐵路工程科。

明年。轉學於波士頓麻省

理工大學。改習機械造船

兩科。一千九百十四年。

同時畢業。得機械造船兩

學士位。凡在美之中國留

學生。以一身而同時得兩

學士位者。蓋自君始。君

於今夏。復得碩士位。將

於年內歸國。昨承郵寄其

中國打字機之創作者



爲公之主義。在理君應自爲華文一篇。然君以事集。故不違也。余切望此事之由理論而進於事實。由模型而成爲利器。故不揣譾陋。聊分其勞。取原作而直譯之。意在稍可普及。爲吾國工藝界。略一吐氣。若夫積學之士。則原著俱在。（見中國留美學生月報第十卷第七號）固無取乎此也。民國

四年七月一日汝鼎附識

一千九百十二年。余游波

士頓機械學院之展覽年會。

時余爲波士頓理工大學第三

年級之機械科學生。對於機

藝。自更注意。有一機。尤惹

余目。蓋見一盈盈之女郎。當

機之鍵盤而坐。出其素手。撫

捺機鍵。鍵動。森然之細孔。

應手而現於一長紙壁上。旣

畢。而後復置之於一機。由

是精潔光緻之鉛字。卽已井

然排列成雁行。而可付之於

印機矣。綜計自始至終。纔數分鐘耳。蓋其機能自動而無間。故敏捷特甚。觀之足令吾中國排字之法。汗顏無地。吾問之。

知其爲一排字機也。吾乃瞿然而思。恍若置身於支那印刷室內。

目觀排字者。手持尺板。憧憧往來。於紛紜之數千字中。覓其

29509
書。以昭示於衆。不特失君供獻祖國之至誠。亦違今世學理

年來。屢有發明。此乃其著者。原文已存案美政府。故例不

得轉載。夫此機本專爲國人便利而創設。乃反無一國文說明

書。以昭示於衆。不特失君供獻祖國之至誠。亦違今世學理